

呼伦贝尔

民族民间文艺论集



MINZU
MINJIAN
WENYILUNJI

呼伦贝尔民族民间文艺论集

(一)

呼伦贝尔盟文联民研会编

一九八四年十月

为推动我盟民族民间文艺研究工作，系统地保存并向各界提供有关资料，我们汇编了这部《论集》。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各篇论著均按原样刊出（只订正了个别错字误句）。读者如有商榷意见，欢迎与我们或作者联系。

编 者

目 录

- 辽阔的草原，深沉的胸怀……………白 杉（1）
——呼伦贝尔蒙古民歌随谈
- 民间文学与民族的社会和心理素质……………刘 迁（16）
——兼论《鄂伦春民间故事集》和
《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歌》
- 达斡尔族民间故事简论……………莫日根迪（30）
- 试论达斡尔族民间故事……………萨 娜（39）
- 鄂温克民间文学概况……………马名超 侯 仑（49）
- 鄂伦春族民间故事简论……………白 杉（67）
- 鄂伦春族民间文学研究（选载）……………隋书今（72）
- 鄂伦春族的古老文化及其特点初探
…………… 乔栋梁 讷热 孟平（100）
- 歌海畅游（一）…………… 那日松 李向晨（111）
——辉河一带的鄂温克民歌

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歌简论·····	白 杉(116)
达斡尔族民歌初探·····	杨士清(123)
鄂伦春族民歌概述·····	白 杉(158)
鄂温克族民歌浅析·····	白 杉(187)
达斡尔族鲁日给勒舞·····	阿 莉(221)
鄂温克族民间舞蹈——斡日切···	栾延琴 巴图毕力格(225)
鄂伦春族民间舞蹈概况·····	隋书今(227)
重视少数民族美术遗产研究·····	鄂·苏日台(235)
蒙古族美术发展概要·····	鄂·苏日台(242)
达斡尔族造型艺术发展简述·····	鄂·苏日台(256)
简述鄂伦春族造型艺术·····	鄂·苏日台(271)
鄂伦春族服饰装束·····	顾德清(283)
论文作者通讯录·····	(295)

辽阔的草原，深沉的胸怀

——呼伦贝尔蒙古民歌随谈

白 杉

(一)

广阔富饶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和世代生息的故乡①；她的广博，曾引起兄弟相夺，留下了一幕幕民族悲剧；她的富庶，更使豺狼垂涎，一直成为历史风云的雷震区。漫长的人世沧桑，使她历经部落攻战、民族纷争和外侮内乱的血雨腥风洗礼，终于迎来一系列悲剧后的喜剧序幕。今天，她的蓝天显得格外晴朗，她的绿野显得格外辽阔；滚动在她怀抱里的牛羊格外肥壮，披挂在她额鬓上的虹彩格外瑰丽，映照她容颜的呼伦湖和贝尔湖格外晶莹，发自她心胸深处的牧歌格外悠扬、动听……美丽富饶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今天已成为伟大祖国的钢铁边陲、各民族兄弟并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爱家园。

现在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上巴尔虎、布利亚特人，是蒙古族中古老的部族。由于近二、三百年来，呼伦贝尔地区游牧民族总人口一半以上是新、陈巴尔虎两部蒙古族，所以，“巴尔虎”也成为呼伦贝尔的代称②。据有人追溯，现在的

注：本文是作者为《呼伦贝尔民歌》撰写的前言（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收入本集时由作者略加修改。

新、陈巴尔虎人是古代属于贝加尔湖附近巴尔虎金努图克的巴尔虎·巴特尔的后裔③。其中陈巴尔虎人于一七三二年（清雍正十年）同索伦、达呼尔一起从布特哈地方移来驻防呼伦贝尔，属于索伦左翼镶白旗和正蓝旗；新巴尔虎人于一七三四年（清雍正十二年）从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移驻于呼伦湖、贝尔湖和乌尔逊河、克鲁伦河下游一带，被编为两翼八旗；布利亚特人早在八百多年前就游牧渔猎于贝加尔湖西部和南部的草原山林之中，史书上称作“布里亚惕”、“布莱雅”。以后，虽几经战乱，始终未远离贝加尔湖南和呼伦湖一带。一九二二年，布利亚特人经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批准，迁到锡尼河两岸驻牧，并成立布利亚特旗。此外，于一七三二年亦有一部分额鲁特人自新疆移居呼伦贝尔。巴尔虎、布利亚特、额鲁特人的历史文化，是蒙古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作为蒙古族发祥地和祖国北部边陲的呼伦贝尔草原，在历史上和地理上的特殊地位，她所哺育的儿女的历史足迹和民间文化也理应得到史学、民族学、文艺学的足够重视。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从远古时代回响至今的俗曲俚歌，象离离原上草，年年滋生，岁岁繁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些俚歌俗曲，象呼伦湖和贝尔湖的洋洋大泽，从未干枯过；似克鲁伦河和乌尔逊河的粼粼清波，长流不息；象初夏柔和的薰风温暖人们的肺腑；似严冬的冰锋霜剑直逼人间邪恶。它们是流传在人们口头上、珍藏在人们心灵中的活生生的民族（部族）史典、教材和伴友；是穿越时空界限的历史的脚步声和民族的心音。要想了解呼伦贝尔的全部历史，要想贴近或洞察呼伦贝尔草原上人们的心胸，

那只有详细品察这里的劳动人民世代创造的民歌。

(二)

天苍苍，野茫茫，逐水草而牧，冬夏移营，这是蒙古族牧民游牧生活的主要特点。而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巴尔虎、布利亚特牧民，在各方面表现得尤为典型。这是造成他们在历史上动荡不安频繁迁徙的自然因素（见《迁徙》、《吉仁口》等作品）；而部落冲突或民族争战、戍边、差役、外侮内患、改朝换代、阶级压迫和民族矛盾，则是造成这种动荡不安的社会因素（见《奔波和莫日瑟》、《边界这边的满洲里》等作品）。由于呼伦贝尔是一个水草丰美的天然大牧场，近代又处于北部边陲，所以，呼伦贝尔地区不但成为历届中国政府特别予以关注的边防前哨④，也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垂涎的肥肉和角逐的场所。沙俄的侵略、煽动民族分裂与中俄多次冲突、日俄诺门罕战争等，都是发生在呼伦贝尔及其附近地区的。这类内容的民歌不但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和带给人民生活的苦难（《可怜的士兵们》、《被抓去当兵》）。更重要的是体现了这一地区蒙古族人民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英雄主义精神（《高高的沙原》、《敲着马镫歌唱》）。

这里的时政歌具有鲜明的倾向性。这些作品无情地鞭挞和入骨地讽刺反动统治阶级欺压、剥削愚弄人民的罪恶，反映了劳动牧民所受的沉重灾难和渴求正义、向往美满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体现了他们压倒一切的精神力量（《贺格》、《诺颜的恩典》、《粗大的犍牛》、《不比我们强》

等）。同时也针砭了社会上的种种丑恶的人和事（《哈扎布》、《图力的女人》等）。

在地广人稀的草原上过游牧生活，由于迁居、婚嫁、出征、差役等等原因，往往使骨肉分离，故土遥远，从而在呼伦贝尔蒙古族人民漫长历史中产生了大量感人肺腑的思亲怀乡歌谣，表现了他们对故土、亲人深沉浓厚的感情（《故乡的远影》、《母亲的热泪》、《巴尔虎蒙古故乡》、《消息不通的远方》等）。

反映爱情生活的民歌作品，数量上占有很大的比重。但这些作品大多具有复杂、深刻的社会内容。它不但热诚赞美纯真的爱情，倾诉深沉缠绵的情怀（《不要把我忘记》、《辽阔的草原》、《棉花般洁白的云朵》等），也反映了对阻碍破坏爱情幸福的反动统治阶级，腐朽的礼教所进行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歌颂了矢志不移、生死不渝的爱情（《没有不许玩耍的禁令》、《随自己的意又怎么样》、《怎么说的》等）。这样的作品远远超越了一般所说的“情歌”的范畴，而带有强烈的社会意义。

蒙古族爱情歌曲以淳朴深情的艺术特色而有别于其他民族。巴尔虎、布利亚特爱情歌曲尤为朴实深沉。如《辽阔的草原》：

辽阔的草原哪，
也会有那泥泞的湖沼；
相爱的人哪，
心意也很难揣透。

宽广的草原哪，
也会有那漫水的湖沼；
亲爱的人哪，
胸臆也很难猜透。

弥漫着雾气的山岗啊，
怎样去翻越；
真挚的情意呀，
怎能把它忘却！

青青的山岗啊，
不知怎样翻越；
炽热的情怀呀，
怎能使它冷却！

类似东蒙民歌《韩蜜香》“震动山峰的是黑马的四只蹄子，震动人心的是韩蜜香的眼睛”那种震撼人心的词句，在呼伦贝尔蒙古族民歌中也不乏其例，如：“在多洛特阳坡换乘的，是带直角耳记的白马，牵动着我心弦的，是道布顿的女儿策布勒玛”（《策布勒玛》）、“两座山间的风，冻得手连套马杆都拿不稳；聪明伶俐的妹妹，总是搅动着我的心。”（《两座山间的风》）“南面山岗的岗气，宛如荡动的水波一样；我们俩温柔的心，象流动的银子一样。深草茂密的山岗，岚气就象海拉尔河的水波一样；我们二人的心怀，就象熔化的银子一样。”（《象熔化的银子》）。

用朴实无华的白描手法表现的情歌，简洁、清新，同样韵

味回绕：“三岁，三岁的黑马，大腿上烙有印记；年轻漂亮的妹妹，有三十二个纽绊儿。二岁，二岁的黑马，臀上烙有印记；年少可爱的妹妹，有七十二个纽绊儿。”（《三岁黑马》）

姑娘成年出嫁，组成新的家庭，本是人类社会生活极其自然的现象。但对在草原上长期过着游牧生活的人们，姑娘“戴上帽子后就成了别人家的人”（指出嫁成亲）后，不是象农业区的东邻西村、前坡后洼，而是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上数百里、数千里之遥的地方，这个距离又不是以固定的村址城头计算，永远伸缩不定。往往使她们与故土和亲人处于天各一方、音讯难通的情况。再者，这种情况又往往是和她们与天真烂漫的少女时期的恋人诀别、不称心的配偶和备受虐待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呼伦贝尔蒙古族悲嫁思亲的民歌极其深沉、缠绵、哀恨交溶，令人荡胸回肠（《原野上的杜鹃》、《泪眼迷蒙》、《女人的命运》）。

宴歌、祝赞词和风俗礼仪歌曲，起源较为久远。它产生于蒙古族原始社会，在其后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其内容不断丰富，形式也有所更新。这些作品直接来自于生活，与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结合极为紧密。无论是在节日盛会、婚礼仪式等，还是在赞马、劝酒、亲朋相聚等场合都有与之相适应的祝赞词。它不但能交流人们的思想感情，烘托气氛；也是歌颂劳动人民、传授劳动经验、讲述人生哲理的有效手段。汉族有句俗语叫“无酒不成席”，从巴尔虎布利亚特宴歌、祝赞词和习俗礼仪歌谣所体现的蒙古民歌特点来看，就该是“无歌不成宴”，“无歌难度日”。甚至在母羊不愿奶羔

时，牧民老大娘们也用歌声打动母羊流着泪去哺羔（《托以格》）。

这类歌谣按其内容和场合不同，可以是雍容华贵、瑞霭缭绕（《须弥山》、《幸福》）；也可以是轻骑短束、豁亮畅达（《最合意》、《众多部族的家乡》）；可以是浓妆艳抹（《雪白的骏马》），也可以是疏勒淡彩（《韩都木德和森吉波勒》）；可以是九曲回肠（《敖格勒金花》、《在摇篮里的时候》），也可以是直抒胸臆（《英雄赞》、《扁壶里的酒》）；或有火样外露的热情（《金泡钉的摔跤衣》），或有冷峻内涵的寓意（《人生难料》）；有谆谆的教诲（《学本领不难》、《祖先的教诲》），也有幽默风趣的小品（《锦葵》）。这些作品闪烁着蒙古民族长期游牧生活所形成的乐观豪爽性格的熠熠风采，历来为蒙古族人民喜闻乐见。

巴尔虎、布利亚特人大多信奉喇嘛教；少数人信奉萨满教，解放前不久才改信喇嘛教。

在呼伦贝尔蒙古族民歌反映宗教内容的作品中，虽有直接宣传宗教教义、虔信神佛、祈祷求佑等消极的部分；但主要还是从宗教这一侧面反映了巴尔虎、布利亚特的社会生活（这些反映宗教内容的作品应属于生活类歌谣）。这些作品揭露了上层喇嘛与反动统治阶级狼狈为奸、愚弄人民的罪恶（《原来是胡子头儿》）以及他们那种道貌岸然而不学无术、虚伪的内心和丑恶的行径（《班弟》、《安加的喇嘛阿力》）；批判、否定和控诉了宗教宣扬的违背人民意志的宗教观念及其毒害人们身心的罪行（如《送到寺庙里去》、

《浅谷中的青草》、《经书扔到沟里》)。这些民谣体现了宗教生活歌曲的人民性一面。

《哲会——胡特嘎图姑娘之歌》、《呼啸的山丘》、《孤独的白驼羔》等作品是抒情色彩较浓的短篇叙事歌曲。这次翻译介绍的《哲会——胡特嘎图姑娘之歌》(又名《巴尔虎更夫》)共三十七段歌词,内容比别处所载资料都完善一些。补充了不少很有特色的优美诗句^⑤。这首民歌运用夸张、比兴、衬托、复沓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以浓重的抒情和传奇色彩成功地塑造了劫富济贫的胡特嘎图姑娘的形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蒙古族民间短篇叙事歌曲(与长篇叙事诗相对而言)的一些基本特点。这是一篇值得仔细研究品味的作品。

新民歌虽比千百年以来产生流传的传统民歌数量少得多,但它是传统民歌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和发展,是人民的新生活的写照。新的内容,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传统形式的沿革。从这一角度来看,新民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是须特别注意和研究的问题。

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族新民歌突出的内容是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幸福家乡的歌颂和赞美,散放着草原新生活的浓郁气息,表现了呼伦贝尔草原上人们崭新的精神面貌;在艺术表现手法也呈现出清新、刚健的特色。如《真热闹》:

花白的太阳旗,
扯烂了呀,“真热闹!”
恶煞般的日本鬼子,

慌乱了呀，“真热闹”！

红白的太阳旗，

撕开了呀，“真热闹”！

渡海来的日本鬼子，

溃败了呀，“真热闹”！

在蒙语原歌词中，“真热闹”借用汉语。

《英雄丹德尔》：

能翻越陡峭山岭的，

是象鹰一样迅疾的白额铁青马；

激励我们斗志的，

是坚守防线的丹德尔。

《干革命的弟弟》：

深黄色的纱绸，

是他手枪的穗带；

干革命的弟弟呀，

戴着无价的勋章。

(三)

蒙古族民歌起源悠久，分类繁多，艺术手法也极其丰

富。而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民歌在研究整个蒙古民族民歌源流、演变和艺术手法等问题上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如为纪念明代漠南蒙古阿拉坦汗的公主巴拉金与贝加尔湖附近的布利亚特蒙古布伯贝勒的儿子戴洪台吉联姻故事而编唱的布利亚特古老民歌《兴安河的麻雀》⑥和反映狩猎生活的《小野兔》、《呼啸的山丘》等，是研究古代蒙古民歌的珍贵资料。

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牧歌在蒙古族“长调”中具有突出的艺术特色。如果我们细细品味《辽阔的草原》等作品，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辽阔的草原》这首民歌以优美辽阔的旋律和深沉隽永的意境向我们展现了蒙古族人民草原般辽阔的胸襟和深沉醇厚的情感。象《辽阔的草原》这样的“长调”，是蒙古族民歌中的珍品⑦。

生活在呼伦贝尔地区的巴尔虎、布利亚特人在整个蒙古族历史上是统一的组成部分，又因部族、地域差异和与外界联系的差异，不可避免地要形成在民族共性基础上的地区特点。这些共性和地区特点在呼伦贝尔蒙古民歌上的反映，是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呼伦贝尔民歌的典型章法，同样是喻体与本事相平行的并列式四句结构。在比兴、复沓、铺陈、夸张、衬托等表现手法的运用上有较多的共性。当然，这些共性是与地区特色血肉相连的一个整体，是无法割裂开的。关于蒙古族民歌，专家们已有许多系统的和精辟的著述。这里，仅从个人零星的感受谈几句。

首先，是关于马在蒙古族民间文学中体现的浓郁的民族

特色和传统风格问题。

马，无论是运用比兴手法，还是运用重叠复沓、衬托、白描等手法，在呼伦贝尔蒙古民歌中都时时出现；无论是在思亲怀乡、宴歌、牧歌、情歌，还是在讽刺歌、生活歌中，都时时离不开。不同毛色、身肢、额头、鬃尾和性情、步态、嘶鸣声的马，通过头韵与各类事物以比兴、衬托等手法联系起来，恰如其份地表现各种思想感情、环境气氛和意境，塑造出鲜明的艺术形象。

游牧生活中，除了马，还有牛、羊、驼等，为什么单单把马突出到这种程度呢？

这里有深远的历史根源和社会生活依据。

马，在战场上是出生入死的伙伴；

马，在狩猎或放牧时是最得力的助手。

马，是游子归探父母、痴情恋人相会的应心工具，躲避灾难、奔赴幸福的忠实旅伴。

在草原上，离开了马，就象雄鹰折断翅膀、行人折断双腿一样。

从蒙古族的历史生活，和对马的深厚感情来讲，说她是“马背上的民族”不为过份。

关于马的描述和比兴，多而不显雷同。

思亲如（《银灰色的天空》）：

花白色的骏马，

扬着雪尘跑来；

白发的母亲哪，

我为拜望您而来。

悲嫁如（《鬃毛稀疏的白马》）：

鬃毛稀疏的白马，
在山岗上的马群里；
在齐布辛巴尔虎的浩特里，
泪水涔涔是我的命运。

倾吐爱情如（《粉红色的马》、《阿阳姑娘》）：

粉红色的马哟，
轻轻的大走步多么可爱；
跟脸颊粉红的妹妹，
唠起话来柔情满怀。

＊ ＊ ＊

使青红马受磨难的，
是宝日道的三座山；
使我心怀受磨难的，
是宝绍格的女儿阿阳。

相依为伴如（《伙伴》）：

拴在院子里的，
栗色马高声嘶叫；